# 乱谈母子情(狐仙报恩)

樵夫严胡打柴回家的路上，迎面走来一个女人，自严胡长大以来还没见过这么貌美的女人，君子非礼勿视的理

念在其脑中虽然不是很强，但总盯着人家姑娘家总是不好的，所以将女人的容颜印入脑海后，严胡便低头而过。

「这位公子！」听到娇媚动听的声音，严胡一愣，也没想到是和自己说话，但此处只有自己与这姑娘。

「公子，奴家有事想向你打听！」

闻言严胡转身望着那女子，见她秋水涟波的眼睛瞅着自己，那意思就是说他了。到此严胡才明白过来是和他说

话，由于对方是个美貌的姑娘也就乐得回道：「小姐称呼在下为公子，可不敢当，不过你有什么事请尽管问！」

那女人见小伙子真诚的模样，也就问道：「你可知道木屋里住的人现在何处么？」严胡顺姑娘玉手指着的方向

望去，那不就是自己家吗？

「那是我家！」

听到小伙子的回话，女人的眉头一皱，「那不是严松家么？」

「严松是我爹，你怎么认识我爹的！」

听到这里，女人心下一凛，连忙追问道：「孩子，你爹在何处，你今年多大了？」

听了美貌女子的一连串问题，严胡一一解答道：「我爹十年前就死了，我今年二十一呢。」说完后想起前言反

问道：「姑娘，你怎么称我孩子，看你的年纪最多大我两三岁。」

听到这里那女人暗自叹道：一梦就过了二十年，严胡十一岁就失去了父亲，这苦命的孩子。想到这里一把将严

胡搂到怀里怜爱地说道：「可怜的孩子，这些年委屈你了。」

看似柔弱的女子，力量却出奇的大，一被抱住后，男女观念深厚的严胡就面红耳赤的想挣脱出来，可是不管怎

样用力也动不了分毫，难道自己被…

但贴在脸上的两团紧绷柔软的肉峰，和那一身超凡脱俗的清香，惹得他情火牵动！

理智告诉他，必须问清楚这举止怪异的女人的身份。

「姑娘不要这样。你究竟是谁？」

「我是你娘啊！」

严胡大吃一惊道：「不可能，我娘的年纪没有四十也该三十九了，你却这么年轻。」

见严胡一脸不相信的样子，自称他娘的女人神秘说道：「因为我不是人。」

听到这里严胡的眼珠瞪得溜圆！看来这句话他更不敢相信，对此女人温柔一笑，解释着：「我知道这事来得突

然，你肯定难以相信，所以你听我慢慢的跟你解释吧！」

她原本是玉华山上修炼千年的狐仙，与他父亲的情缘来自一段救狐的故事。

也就是二十年前，严胡的外公因天劫降临被雷电击中，正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严松的父亲出现了，看见脚上

滴血哀鸣的狐狸，善良的他便将狐狸带回了家，雷神见有人干预也就停下雷击，因此老狐狸逃过了此劫。胡雪娘为

替父报恩以身相许，就此造就了一段人狐情缘。

说完后望着一脸惊诧的儿子，女人的手一挥，两人周围的景致顿时变了，当严胡回过神的时候两人已到了木屋

子里面了。

领略了女人的仙法，严胡信了，连忙跪在地上，抱着母亲的大腿哭道：「娘您回来啦，儿子想死你了！」

看见严胡哭得悲切，胡雪娘抚着儿的头发安慰道：「孩子，娘回来晚了，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苦！」

「嗯，娘你回来了就不要走了！」

胡雪娘苦笑的摇了摇头道：「孩子，娘不可以留在人间太久！」

严胡见娘有要走的意思，连忙站了起来道：「我不让你走，你走了那我怎么办！」

「傻孩子，时辰不早了，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要求！」

严胡见母亲去意已决，心知挽留不住，连忙说出自己的心愿：「娘你不是会仙法么，您给我变出些金银珠宝！」

狐仙闻后原本不愿意，但想起自己多年来未给孩子一点关慰，也就勉为其难地为其搬来百两黄金。怎知道严胡

并不满足，继续要求，于是一百两慢慢变成了一万两、十万两，原本清苦惯的严胡，此时的欲望突然膨胀起来，他

还要，直到有了一百万两黄金的时候，狐仙才停下了搬运大法。

此时严胡将身体投入在金票银堆中，狂笑着在钱堆中打滚，就连告别的话也没空和娘说了。

看见此幕胡雪娘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有钱多行善，权大莫行恶。」留下这句话后便飞身而去。

从此后玉华山出现了一位大财主，他便是严胡。在金钱的驱使下，他变得更加贪婪，对女色也需索无度起来，

勾结官府、欺压善良、霸占民女，可谓是无恶不做的一方恶霸。

四年后严胡妻妾成群，但其好色之心仍然不肯收敛。

一日游玉华山，半路上遇到一对夫妇，那人的妻子稍有几分姿色，给严胡瞧见后色心顿起，于是带着随从尾随

而至，等到僻静场所时严胡带着家丁将这对夫妻围住。

那女子丈夫将状连忙护在妻前，无奈贼人众多，很快就被打翻在地，女人见丈夫被打，欲上前帮忙，严胡借机

窜上一把抱住女人的身子，将其按在草地上。

其间女人奋力抵抗，严胡弄了半天不但没能长驱直入，倒把脸给弄伤几处。

到此严胡大怒道：「你们吃干饭的么，还不过来按住。」恶奴听到主人呼唤，连忙上前按住女子四肢，贞烈的

女子抗不住四个男人的力量，只有死命的挣扎着。

看着被钳制得不能动弹的女人，严胡哈哈大笑的脱去了身上的衣物，将其胯下丑陋之物显露于朗朗乾坤之下，

「不…」女人的丈夫爬了过去，抱住严胡的小腿，虽然肋骨被打断了几根，但其仍旧护妻心切。

「啊…」随着一声惨叫，女人的丈夫被严胡一脚踢下了悬崖。失去丈夫的女人也惨呼了起来，四肢疯狂的扭动

起来。越是疯狂严胡越是开心，他俯下身子注视着女人冒火的双眼，无情地冷笑一声后，那敝体的衣物顿时化成了

碎片。

雪白的身躯完全呈现眼前，严胡狞笑的爬了过去，双手撑在女人腋下两边，将粗大的阴茎挤在分开的阴唇中间，

猛的一沉，女人的惨叫响彻山谷，男人快意地占有了女人

＊＊＊＊＊＊＊＊＊＊＊＊

望着痛苦摇首，悲声切切的女人，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空前满足的严胡耸着阴茎哼道：「舒服、真舒服！」

灭绝人性的奸淫随着敞开的肉瓣跌宕起伏。

男人快意的哼哼，女人悲切的哭声，最终引起了上苍的怜悯，一道白光由山涧飞来，一道血雾过后，十多名恶

奴身首异地。

随着血雾飘散后，窈窕的身影露出真面目，白羽银裳，一张天仙般的脸上罩着一股严霜。严胡连忙跪在地上，

「娘！」

来人冷若冰霜道：「不要叫我娘，这些年你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我要替天行道，杀了你这畜生。」说罢手中

银剑举起，

严胡见母亲杀意已决，顿时大笑道：「哈哈，你以为这一切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犯的么，你扪心自问就没错么，

娘你从小就把我丢弃在人间，二十年后才来认我，你没教育过我一点做人的道理，如今我犯下这些罪行，你却大义

凛然的来灭亲。你难道忘了这恶果的种子是你栽种的吗？」

原就不忍下手的白狐，听到儿子的话后，手中的剑顿时在空气中消失无踪，她无奈地看了看昏迷中的受害者，

再瞧了下跪在地上的儿子，心中下了决定，无论是否有违天理她也要护着严胡，但也不能让他继续为恶人间。于是

一阵白雾过后，恶霸与美女顿时消失在人间。

冬去春来，严胡记不起在这山谷里过了多少年！这里的日子简直无聊透顶，天天与这些鸟呀花呀的做伴，这里

没有奢侈的居室，没有妖媚腻人的女子，没有堆积如山的金银。

感觉自己快要疯了，严胡在山谷里乱吼着，疯狂的冲进了密谷禁地，也就是娘的修行之地。

冲进洞府之后狐仙正盘坐在玉榻上闭目养神，浑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神圣庄严的表情令严胡不敢上前，略站

一会后，也不见娘有任何反应，只是窈窕的周身围绕着一颗火红圆球。

「那是内丹？」看着漂浮的物体，严胡悄悄的走了过去。

想起洞府书籍文字记载：内丹是天下修行者的百年精华，是修行者的魂魄，拥有了它就能飞天纵地无所不能。

想到无所不能的效果，严胡张开嘴将围绕狐仙的内丹吸入腹中，入腹之后浑身说不出的舒畅与精力充沛，他依

着书中的记载将母亲的内丹在腹中运转几周天后，那物便与他心灵相通了。

失去内丹的胡雪娘虚弱无比，「孩子，将内丹还我！」说话的声音也轻若蚊吟。

严胡上前抱住虚弱的娘亲假意道：「内丹吞下去了还能吐出来么？」

胡雪娘扶着儿子勉强的坐正身子道：「能、只要你…」话还未完，严胡张开嘴，火红的内丹出现在其舌尖上。

看到内丹胡雪娘连忙呼道：「给我！」

见其焦急的模样，严胡道：「内丹就在腮帮里面，如果娘要的话尽管自己来取。」说完便张开嘴巴。

胡雪娘取丹心切，也顾不上这是个圈套，将小嘴凑了过去堵着严胡的嘴巴，粉嫩舌尖在儿子的嘴腔内搜寻着内

丹的踪迹。

内丹总是在她碰触到时就偷偷的从舌尖溜走，心急下的胡雪娘捧住儿子的后脑勺，张嘴吸着内丹的气息。香甜

的津液不断的从胡雪娘嘴里汲出，完美女人的吻舒服得严胡想喊却喊不出来，享受着娘亲的热吻，严胡的手也不停

下来，隔着白羽银裳揉着女人细腻的肌肤。

胡雪娘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内丹上，对于严胡侮辱性的举动，丝毫没有觉察。

这就使严胡更加放肆了，双手在柔软的后背抚摩过后，又移到前面双双将高耸的玉乳握在手心，柔软的乳房在

手心中散射着无比的魅力，刺激着严胡冷酷的心，让雄性萌发。

「啊…」乳房上传来的电流，将一心想取回内丹的狐仙拉回到现实当中。儿子的双手肆无忌惮的揉搓着自己母

性的圣峰，如此淫靡的景致，顿时令她笼罩在恐惧当中，一丝清明告诉自己要看清楚这人到底是严胡还是恶魔。

从前清澈的眼睛变成了恶魔的瞳孔，正紧紧的盯着手中扭曲的圣峰，冷酷的嘴角浮现一丝残酷的笑意，那种淫

虐的满足表情将胡雪娘的心冻到寒潭深处。

俊俏的面庞虽然扭曲，但还是那么亲切，曾经与他一模一样的他出现在心里面，那才是唯一能拥有自己的人。

想到此处仍抱有一丝希望，「孩子不要…」当这句话说完后，残酷的现实打碎了她的希望。

严胡的眼睛猛的一闪，一道红色的光芒围绕着虚弱的狐仙转了一圈后，奇异的景象发生了，原本隔着衣服玩弄

乳房的手此时清楚地将白玉般的乳房握住了，柔软的肉球在手中变出各种形态。

看见此幕胡雪娘的脸顿时一红，羞愤中她将身子移开畜生的掌握，这才注意到自己竟然身无寸缕，而这姿势，

大腿分开…那里不就……

羞怒之下，胡雪娘刚吐出个「你…」字，严胡的周身猛的出现一团红雾，随着雾气的消逝，强壮的男性裸体暴

露在眼前，经内丹调息过的身子，无比健美，那根男性的代表也是如此惊人。

嫁给严松三年的她虽没亲眼见过他的物体，但她能感觉得到，严松那根曾经在自己肉穴里翻江倒海、令自己娇

喘呻吟的肉棒，与这根相比简直是小若蚕豆。

严胡望着娘亲圆睁双眼盯着自己肉根惊秫的样子，报复的快感愈加浓烈，同时他也也嫉妒的望着狐仙的身体，

这样一具白玉无暇、冰肌玉骨、丰盈玲珑的身躯却早在许多年前被严松那老王八蛋给毁了。（他也不想想严松是谁，

没那老王八蛋怎么会有他了。）

暗骂老鬼后，严胡毫不客气地扑了上去，将母亲一身冰肌玉骨压制在身子底下，用裸露的肌肉去磨蹭丰盈玲珑

的身段，用罪孽的阴茎去碰触那白玉无暇。

灼热的雄性身体逼近侵犯下，狐仙的意识回到了现实。此时严胡粗圆的龟头已经抵触并分开自己两片粉嫩的阴

唇，朝肉穴深处挤进着。狐仙无力的小手连忙去握，但一只手根本无法握住，只有两手合拢住火热的肉棒。

「我是你娘，你不能这样对我。」

听到女人的诉斥，严胡哈哈大笑，狂妄的笑声震动着整个洞府，回音随着墙壁四处流窜，大笑过后严胡冷着面

对着母亲说道：「你是我娘就可以关我在这鬼地方数十年么？」

言语中带着愤怒含着欲情，阴茎的前端马眼处流出一丝丝黏液，如硫酸般的滴在被龟头分开的阴道肉壁上，随

着曲折的肉线流向洞孔深处。

「你…为恶人间，我关你在此是为了你…」好字还未出口，就随着阴茎的刺入以「啊！」的惨叫声代替。

无情的将阴茎插入少许后，严胡冷冷的回道：「为恶人间，这一切都怪你，原本我是一个普通的砍柴郎，因为

你的出现我变成了富甲一方的财主。有钱了自然就该有女人，有女人时我却想起你拥抱我时那一身的冰肌玉骨。弄

了一个个女人后我仍找不到那时的感觉。」说到恨处，严胡用手指拉开母亲的阴唇，将鸡巴朝里捅着，如果不是阴

茎超长、超大，这一下绝对可以尽根。

忍受着巨阳带来的痛楚，胡雪娘心碎问天：「呜…难道都是我的…错么？」

耳闻母鸣，严胡残忍的将剩下的阴茎完全送入子宫内，结实的小腹压住母亲的身体，屁股轻轻往前顶着，好象

鸡巴还在生长，还在往子宫内延长。

浑身冒起的冷汗粘着严胡的肌肉，冰一样的凉意冲撞着火样的情欲，化做了更强烈的欲火。望着狐仙蜷缩的身

躯，低首看到那被阴茎撑得大开的肉孔，严胡再也忍受不住，猛的提出肉棒。浸泡在里面许久后，酝酿许久的津液

随着巨棒的抽出飘洒出来，点点滴滴甩在粉红的阴唇上、黑黑的森林中、白皙的大腿内侧。

随着狐仙的悲鸣，阴茎又送了回去，含着肉棒的肉孔四沿冒出一股股甘泉。

在儿子的奸淫下，狐仙放弃了，也无法做出抵抗。

咬着小嘴忍受着数倍于曾经男人阴茎的巨物的蹂躏，只有花房里冒出的津液能减轻野蛮抽动的痛楚，那一下下

插到心坎的撞击都将其弄得欲生欲死。

感受着与常人不同的肉穴，那流不完的蜜液泡得粗大阴茎发软，身子发抖。

享受着仙子般母亲的阴道，严胡狂欲之下抱起胡雪娘柔弱的身子往空中抛起，然后一枪入洞，快乐的插到了深

处，各种淫靡的姿势严胡在娘的身上用了个遍。

折磨的同时严胡的高潮也将来临，胡雪娘原本奄奄一息的表情忽然转变，汗如泉下而掩盖的双瞳内闪着一丝精

光。这一切，狂妄凌虐中的男人都没感觉到，随着高潮的到来，抬起女人的大腿将阴茎插到娘亲阴道的最深处，将

精液狂射进自己出生的地方里。

舒畅的表情没维持多久，那射出的精液源源不断的涌向母亲的体内，浑身的脱力令严胡意识到了怎么回事。感

受到死亡恐惧的他哭了起来，以忏悔的姿态嚎叫：「娘、不要啊，救救我！」

看着严胡临死前扭曲的面容，四肢乱蹬的样子。胡雪娘闭上眼睛，继续将阴道肉壁有序的收缩，慢慢的压榨男

人精华。巨大的阴茎随着时间慢慢萎缩下来，最终……

许久后洞府内安静了下来，随着一缕白烟，洞府内空无一人。

三年后，春暖花开，美貌中带有几分忧郁的女人双眼望着天空。这时一双小手蒙住了她的眼睛，幼稚的童音响

起：「娘、你猜猜我是谁。」

好傻的猜人游戏，被蒙住双眼的女人笑了：「娘猜不出是不是严过。」

「娘好笨哦…」

狐仙无语的拿开蒙眼的小手，望着不远处的小山丘，旁边刻着一块石碑，上面赫然写着：严胡之墓。

【完】